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三十九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儿女英雄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•第三十九辑

儿女英雄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第十八回 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真孝女快慰两亲灵

这回书接连上回，讲的是十三妹，她见那位尹先生，一口道破她仇人纪献唐姓名，心下一想：“我这事自来无人晓得。纵然有人晓得，纪献唐那厮势焰薰天，人避他还怕避不及，谁肯无端的将这虎须，提着他的名字，来问这等不相干的闲事。”又见那尹先生言语之间，虽是满口称扬，暗中却大有菲薄之意，便疑到是纪献唐放她母女不过，不知从哪里怎生骗了这张弹弓，差这人来打听她的行藏，作个说客。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登时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掣那把刀在手里，便要取那假西宾的性命。不想这着棋，可又叫安老爷先料着了。那邓九公是昨日和安老爷搭就了的伏地扣子，见姑娘手执腰刀，站在当地，指定安老爷，大声吆喝；忙转过身来，两只胳膊一横，迎面拦住说道：“姑娘，这是怎么说？你方才怎么劝我来着？”正在那里劝解，褚大娘子过来一把把姑娘扯住道：“这怎么索性刀儿枪儿的闹起来了？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什么纪献唐的啊，灌馅儿糖的事。凭他是什么糖儿，也得慢慢儿的问个牙白口清再说呀！怎么就讲拿刀动杖呢？就让你这时候一刀把他杀了，这件事难道就算明白了不成？没闹么，坐下罢！”说着，把姑娘推到原坐的那个座上坐下。姑娘这才一回手，把那把刀倚在身后壁子跟前，看了看右边，有根桌根儿碍着手，便提起来，回手倚在左边。邓九公便去陪攀那位尹先生，又叫褚一官张罗换茶。

这个当儿，姑娘提着一副眼神儿，又向那先生喝了一声





道：“讲！”那尹先生且不答话，依然坐在那里干笑。姑娘道：“你话又不讲，只是作这狂态。笑些什么，快讲！”尹先生道：“我不笑别的，我笑你到底要算一个寻常女子。”邓九公道：“喂，先生，你这也来得愈过分了，怎么这句又来了呢？”那先生也不和他分辩，望着十三妹道：“你从未开口说这句话，心里也该想想你那仇人，朝廷给他是何等威权，他自己是何等角色；况他那里雄兵十万，甲士千员，猛将如云，谋臣似雨，慢说别的，只他幕中那几个参谋，真真的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深明韬略，广有机谋；就是他帐下那班奔走的健儿，也是一个个有飞空蹑壁之能，虎跳龙拿之技。他果然要探你的行藏，差那一个来了不了事！单单的要用着我这等一个推不转、搯不动的尹其明？只这些小机关，你尚且见不到此，要费无限狐疑，岂不可笑？”

姑娘听了这话，低头一想：“这里头却有这么个理儿，我方才这一阵闹，敢闹得有些孟浪。虽然如此，我输了理，可不输气；输了气，也不输嘴，且翻打他一耙，倒问他。”因问道：“你既不是那纪贼的私人，怎的晓得他是我的仇家？也要说个明白。”那先生道：“你且莫问我怎么晓得他是你的仇家；你先说他到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？”这句话，姑娘要简捷着答应一个“是”字，就完了，那不又算输了气了吗？她便把那话变了个相儿倒问着：“人家说是，便怎么样？”那先生道：“我说的果然不是，倒也不消往下再谈；既然是，他这段仇，你早该去报，直等到今日，却是可惜报得迟了，我劝你早早的打断了这个念头。你要不听我这良言，只怕你到了那里，莫讲取不得他的首级，就休想动他一根毫毛。这等的路远山遥，可不白白的吃了一场辛苦？”姑娘道：“那纪贼就被你说的这等厉害，想就因你讲的他那等威权，那等角色，觉得我动不得他？”



先生道：“非也。以姑娘的这样志气，那怕他怎样的威权。怎样的角色！”姑娘又道：“然则便因你说的他那猛将如云，谋臣似雨，觉得我动不得他？”先生道：“也不然。以姑娘的本领，又何怕他什么猛将，什么谋臣！我方才拦你不必吃这场辛苦，不是说怕你报不了这仇，是说这仇用不着你报，早有一位天大地大，无大不大的盖世英雄，替你报了仇去了。”姑娘道：“梦话！我这段冤仇，从来不曾向人提过，就我这师傅面前，也是前日才得说起，外人怎的得知？况如今世上那有恁般大英雄，作这等大事？”尹先生道：“姑娘，你且莫自负不见，把天下英雄一笔抹倒。要知泰山虽高，更有天山；寰海之外，还有渤海。我若说起这位英雄来，只怕你倒要吓得把舌头一伸，颈儿一缩哩！”姑娘听了这话，心下暗想道：“不信世间有这等人，我怎的会不晓得？我且听听他端的说出个什么人来，有甚对证，再和他讲。”便道：“我倒要听听这位天大地大，无大不大的英雄！”那先生道：“姑娘，你坐稳着，我说的这位盖世英雄，便是当今九五之尊，龙飞天子。”姑娘听了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，尤其梦话！万岁爷怎的晓得我有这段奇冤，替我一个小小民女报起仇来？”尹先生道：“你要知这话的原故，竟抵得一回评书。你且少安毋躁，等我把始末因由，细演一番，你听了才知我说的不是梦话。”姑娘此刻，只管心里不服气，不知怎的耳朵里听了这一路的话，觉得对胃脘；渐渐脸儿上也就和平起来，口儿里也就乖滑起来，陪了个笑儿，叫了声“先生”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倒望你莫嫌絮烦，详细说与我们知道。”

读者，你大家却莫把那假尹先生、真安老爷说的这段话，认作个掇骗十三妹的文章。这纪献唐，却实实的是个有来处的人。只可惜他昧了天理人情，坏了儿女心肠，送了英雄性命，





弄到没去处去。这其中还包括着一个出奇的奇人，作出来的一桩出奇的奇事，并且还不是无根之谈，说起来，真个抵得一回评话。只是这回评话的弯子，可绕远了些。读者，且莫急急慌慌的要听那十三妹到底怎的个归着，待作者把纪献唐的始末原由描写出来，那十三妹的根儿、蒂儿、枝儿、叶儿，自然都明白了。你道，这话从何说起？原来书中表的那经略七省，挂九头狮子铁印，秃头无字大将军纪献唐，他也是汉军人氏。他的太翁纪延寿，内任侍郎，外任巡抚；后来因这纪献唐的累次军功，加衔尚书，晋赠太傅，人称他是纪太傅。这纪太傅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叫纪望唐，次叫纪献唐。纪献唐也生两个儿子，一叫纪成武，一叫纪成文。那纪望唐自幼俗遵庭训，循分守理，奋志读书。那纪献唐，当他太夫人生他这晚，忽然当院里起了一阵狂风，那风刮得走石飞砂，偃草拔木，连门窗户壁都撼得岌岌的摇动。风过处，他太夫人正要分娩，恍惚中见一只吊睛白额黑虎钻进房来，太夫人吃了一惊，恰好这纪献唐离怀落地。收生婆收裹起来，只听他哭得声音洪亮，且是相貌魁梧。到了五六岁上，识字读书，聪明出众。只是生成一个桀骜不驯的性子，顽劣异常；淘气起来，莫说平人说他劝他不听；有时父兄的教训，他也不甚在意。年交七岁，纪太傅便送他到书房，随哥哥读书。那先生是位老儒，见他一目十行，到口成诵，到十一二岁，便把经书念完，大是颖悟，便叫他随了哥哥，听着讲书。只是他心地虽然灵通，性情却欠淳静，才略略有些知觉，便要搭驳先生，那先生往往就被他问得无话可讲。

一日，那先生开讲中庸，开卷便是“天命之谓性”一章。先生见了那没头没脑劈空而来的五个大字，正不知从那里开口，才入得进这“中庸”两个字去。只得先看了一遍高头讲章，照着那讲章往下敷衍半日，才得讲完。他便问道：“先生



讲的‘天以阴阳五行，化生万物’这句话，我懂了。下面‘于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五常健顺之德’，难道那物也晓得五常仁义礼智信不成？”先生瞪着眼睛，问道：“物怎么不晓得五常！那羊跪乳，乌反哺，岂不是仁？獬触邪，莺求友，岂不是义？獭知祭，雁成行，岂不是礼？狐听冰，鹊营巢，岂不是智？犬守夜，鸡司晨，岂不是信？怎的说物不晓得五常！”先生这句话，本也误于朱注。讲得有些牵强。他便说道：“照先生这等讲起来，那下文的‘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’，直说到‘则谓之教，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’难道那禽兽也晓得礼乐刑政不成？”一句话，把先生问急了，说道：“依注解，只管胡缠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人与物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有什么误？”献唐听了哈哈大笑说：“照这等讲起来，先生也是个人，假如我如今不叫你人，叫你个老物儿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先生登时大怒，气得浑身乱抖，大声喊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将人比畜，放肆！放肆！我要打了。”拿起戒尺来，才要拉他的手，早被他一把夺过来，扔在当地，说道：“什么！你敢打二爷！二爷可是你打得的？照你这样的先生，叫作通称，本是教书匠，到处都能雇得来。打不成我，先教你吃我一脚吧！”照着先生的腿洼子，就是一脚，把先生踢了个大仰爬，便就倒在地。纪望唐见了，赶紧搀起先生来，一面喝禁兄弟不得无礼。只是他那里肯受教，还在那里顶撞先生。先生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要辞馆了。”正在闹得烟雾尘天，恰巧纪太傅送客出来听见。送客走后，连忙进书房来，问起原由，才再三的与先生赔礼，又把儿子着实责了一顿，说：“还求先生以不屑教诲教训之。”那先生摇手道：“不！大人，我们宾东相处多年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，晚生也不愿这等不欢而散；既蒙苦苦相留，只好单这大令郎，作我个陈蔡及门；你这个二令郎，凭你另请高





明，倘还叫他也升堂起来，我只得不脱冕而行矣。”

纪太傅听说无法，便留纪望唐一人课读，打算给纪献唐另请一位先生，叫他兄弟两个，各从一师受业。但是为子择师，这桩事也非容易，更兼那纪太傅每日上朝进署，不得在家，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内堂，照应不到外面的事。这个当儿，这纪献唐离开书房，一似溜了疆的野马，益发淘气得无法无天。纪府又本是个巨族，只那些家人孩子，就有一二十个。他便把这般孩子都聚在一处，不是练着挥拳弄棒，便是学着打仗冲锋，大家玩耍。那时国初时候，大凡旗人家里，都还有几名家将，与如今使雇工的家人不同。那些家将，也都会些撂胶打拳、马枪步箭、杆子单刀、跳高爬绳的本领，所以从前征噶尔旦的时候，曾经调过八旗大员家的库图勒兵。这项人，便叫作家将。纪府上的几个家将里面，有一名教师，见他家二爷好这些武艺，便逐件的指点起来。他听得越发高兴，就置办了许多杆子单刀之类，和那群孩子，每日练习，又用砖瓦一堆堆的堆起，作个五花阵、八卦阵。虽说是个玩意儿，也讲究个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，以至怎的五行相生，八卦相错；怎的明增暗减，背孤击虚，教那些孩子们穿梭一般演习，倒也大有意思。他却搬张桌子，又掇张椅子，坐在上面，腰悬宝剑，手里拿个旗儿，指挥调度。但有走错了的，他不是用棍打，便是用刀背打，因此那些孩子怕得神出鬼没，没一个不听他的指使。除了那些玩的之外，第一是一味地里爱马。他那爱马也和人不同，不讲毛皮，不讲骨格，不讲性情，专讲本领。纪太傅家里也有十来匹好马，他都说无用，便着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马来看。他那相马的法子也与人两道，先不骑不试，只用一个钱扔在马肚子底下，他自己却向马肚子底下去拣那个钱。要那马见了他不惊不动，他才问价。一连拉了许多名马来看，那马不



是见了他先炮蹶咆哮的闪躲，便是吓得周身乱颤，甚至吓得撒出尿来。这日，他自己出门，偶然看见拉盐车驾辕的一匹铁青马。那马生得来一身的卷毛，两个绕眼圈儿，并且是个白鼻梁子，更是浑身磨得纯泥稀烂。他失声道：“可惜这等一个骏物，埋没风尘。”也不管那车夫肯卖不肯，便垂手一百金，硬强强的买来。可煞作怪，那马凭他怎样的摸索，风丝儿不动。他便每日亲自看着，刷洗喂养起来。那消两三个月的工夫，早变成了一匹神骏。他日后的军功，就全亏了这匹马，此是后话。

却说纪太傅好容易给他请着一位先生，就另收拾了一处书房，送他上学。不上一月，先生早已辞馆而去。落后一连换了十位先生，倒被他打跑了九个；那一个还是跑得快，才没挨打。因此上前三门外那些找馆的朋友，听说他家相请，便都望影而逃。那纪太傅为了这事，正在烦闷，恰好这日下朝回府，轿子才得到门，转正将要进门，忽见马台石边站着一个人，戴一顶雨缨凉帽，贯着个纯泥满绣的金顶，穿一件下过水的葛布短襟袍子，套一件磨了边儿的天青羽纱马褂子，脚下一双破靴，靠马台石还放着一个竹箱儿和小小的一卷铺盖、一个包袱。那人望着太傅，轿旁拖地便是一躬。轿夫见有人参见，连忙打住轿杠。太傅那时正在工部侍郎任内，见了这人，只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员，吩咐道：“你想是个解官。我这私宅，向来不收公事，有甚么文批，衙门投递。”那人道：“晚生身列胶痒，不是解差；因仰慕大人的清名，特来瞻谒。倘大人不惜阶前盈尺之地，进而教之，幸甚。”那太傅素日最重读书人，听见他是个秀才，使命落平，就在门外下了轿；吩咐门上，给他看了行李，陪那秀才进来。到书房待茶，分宾主坐下，因问道：“先生何来？有甚见教？”那秀才道：“晚生姓顾名繁别号肯堂，浙江绍兴府会稽人氏。一向落魄江湖，无心进取，偶然





游到帝都，听得十停人倒有九停人说，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，要延师课读。晚生也曾嘱人推荐，无奈那些朋友都说这个馆地是就不得的。为此，晚生不揣鄙陋，竟学那毛遂自荐。倘大人看我可为公子之师，情愿附骥，自问也还不至于尸位素餐，误人子弟。”那太傅正在请不着先生，又见他虽是寒素，吐谈不凡，心下早有几分愿意。便道：“先生这等翩然而来，真是倜傥不群，足展抱负；只是我这第二个豚犬，虽然天资尚可造就，其实顽劣殆不可以言语形容。先生果然肯成全他，便是大幸了。请问尊寓在那里，待弟明日竭诚拜过，再订吉期，送关奉请。”顾肯堂道：“天下无不可化育之人材，只怕那为人师者，本无化育人材的本领，又把化育人材这桩事，看成个牟利的生涯，自然就难得功效了。如今既承大人青盼，多也不过三五年，晚生定要把这位公子，送入清秘堂中，成就他一生事业。只是此后书房功课，大人休得过问。至于关聘，竟不消拘这形迹，便是此后的日进两餐，也任尊便。只今日便是个黄道吉日，请大人吩咐一个小僮，把我那半肩行李搬了进来，便可开馆，又何劳大人枉驾答拜！”

纪太傅听了大喜，一面吩咐家人打扫书房、安顿行李、收拾酒饭、预备赞仪；就着公服，便陪那先生到了书房，立刻叫纪献唐穿衣出来拜见。一时摆上酒席，太傅先递了一杯酒，然后才叫儿子递上赞见拜师。顾先生不亢不卑，受了半礼，便道：“大人请便，好让我和公子快谈。”纪太傅又奉了一揖，说：“此后弟一切不问，但凭循循善诱。”说罢辞了进去。

那纪献唐也不知从那里就来了这等一个先生，又见他那偃蹇寒酸样子，更加可厌。方才只因在父亲面前，勉强规矩，不好奚落他。及至陪他吃了饭，便问道：“先生，你可晓得以前那几个先生是怎样走的？”顾肯堂道：“听说都是吃不起公子的



打走的。”纪献唐道：“可又来，难道你是个不怕打的不成？”顾肯堂道：“我料公子决不打我。他那些人，大约都是一般呆子，想他那讨打的原故不过为着书房的功课起见。此后，公子欢喜到书房来，有我这等一个人磨墨拂纸，作个伴读，也与公子无伤；不愿到书房来，我正得一觉好睡，从那里讨你的打起？”纪献唐道：“倒莫看你这等一个人，竟知些进退。”说着，带了几个小厮，早走得不知去向。从此他虽不是往日的横闹”大约一月之间，也在书房坐上十天八天；但那一天之内，却在书房坐不得一时半刻。这天正遇着中旬十五六，天气晴朗，晚来绝好的一天月色，他只带了一群家丁，聚在箭道大空地里，拉了一匹铲马，着个人拉着，都教那些小厮骑马作耍。有的从老远跑来，一纵身就过去的；有的打着踢级，转着纱车过去的；有的两手扶定迎鞍，后胯竖起直柳来，翻身趯过去的。他看着大乐。

正在玩得高兴，忽然一阵风儿，送过一片琵琶声音来，那琵琶弹得来十分圆熟清脆。他听了道：“谁弹曲儿呢？”一个小小子见问，咕咚咚就撒腿跑了去打探，一时跑回来说：“没人弹曲儿，是新来的那位顾师爷，一个人儿在屋里弹琵琶呢！”纪献唐道：“他会弹琵琶？去，咱们去看看去。”说着，丢下这里，一窝蜂跑到书房。顾肯堂见他进来，连忙放下琵琶让座。他道：“先生，不想你竟会这个玩意儿。莫放下，弹来我听。”那顾肯堂重新和了弦弹起来。弹得一时金戈铁马，破空而来；一时流水落花，悠然而去，把他乐得手舞足蹈。问道：“先生，我学得会学不会？”先生道：“既要学，怎得个不会？”就把怎的拨弦，怎的按品，怎的以凡工尺上乙四合五六九字，分配宫商角征羽五音；怎的以五音分配六品七律；怎的推手向外为琵，合手向内为琶；怎的为挑为弄，为勾为拨，指使的他眼耳





手口，随了一个心，不曾一刻少闲。那消半月工夫，凡如“出塞”、“御甲”、“浔阳夜月”，以至“两音板儿”、“两音串儿”、“两音月儿”、“高两套令子”、“松青海”、“青阳关”、“普安儿”、“五名马”之类，按谱征歌，都学得心手相应。及至会了，却早厌了。又问先生还会什么技艺。先生便把丝弦笙管、羯鼓胡笛各样乐器，一一的教他。他一窍通，百窍通，会得更觉容易。渐次学到手谈，像戏五木，双陆弹棋；又渐次学到作画游戏，勾股占验；甚至镌印章，调印色，凡是他问的，那先生无一不知，无一不能。他也每见必学，每学必会，每会必精，却是每精必厌。然虽如此，却也有大半年，不曾出那座书房门。

一日，师生两个正闲立空庭，望那钩新月，他又道：“这一向闷得紧，还得先生寻个什么新色解闷的营生才好。”先生道：“我那解闷的本领，都被公子学去了。那里再寻什么新色的去？我们教学相长，公子有什么本领，何不也指点我一两件，彼此玩起来，倒也解闷。”纪献唐道：“我的本领，与这些玩意儿不同。这些玩意儿，尽些些雕虫小技，不过解闷消闲。我讲的是长枪大戟，东荡西驰的本领。先生你哪里学得来？”先生道：“这些事我虽不能，却也有志未逮；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，或者我见猎心喜，竟领会得一两件，也不见得。”他听了说道：“先生既要学，更有趣了。但是今日天色已晚，那枪棒上却没眼睛，可不晓得什么叫作师生，伤着先生，不大稳便。明日却作来先生看。”先生道：“天晚何妨！难道将来公子作了大将军，遇着那强敌压境，也对他说明日天晚，不大稳便不成？”他听先生这等说，更加高兴，便同先生来到箭道，叫了许多家丁把些兵器搬来。趁那新月微光，使了一回拳，又扎一回杆子，再和那些家丁们比试了一番。一个个都没有胜得他



的。他便对了那先生得意洋洋，卖弄他那看家本领。顾先生说：“待我也学着和公子交交手，玩回拳看。但我可是外行，公子不要见笑。”纪献唐看着，见那等拱肩缩背，摆摆摇摇的样子，不禁要笑；只因他再三要学，便和他各站了地步，自己先把左手向怀里一拢，右手向右一横，亮开架式，然后右脚一跺，左脚一擒，转身便向顾先生打去。说着打，及至转身来向前打去，早不见了顾先生，但觉一个东西贴在辫顶上；左闪右闪，那件东西摆脱不开，溜势的才拨转身来，那件东西却又随身转过去了。闹了半日，才觉得是顾先生跟在身后，把个巴掌贴在自己的脑后，再也躲闪不开，摆脱不动，呕得他想要翻转拳头向后捣去，却又捣他不着。便回身一脚飞去，早见那先生倒退一步，把手往上一绰，正托他的脚跟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这一送，你可跌倒了。拳不是这等打法，倒是玩玩杆子罢！”只要是个识窍的，就该罢手了。无奈他一团少年盛气，那里肯罢手！早向地下拿起他用惯的那杆两丈二长的白蜡杆子，使得是怪蟒一般，望了顾先生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”顾先生笑了一笑，也拣了一根短些的，拿在手里；两下的杆梢点地。顾先生道：“且住，颠倒你我两个，没啥意思，你这些管家，既都会使家伙，何不大家玩着热闹些。”纪献唐听了，便挑了四个能使杆子的分在左右。五个人哈了一声，一齐向顾先生使来。顾先生不慌不忙，把手里的杆子一抖，抖成一个大圆圈，早把那四个家丁的杆子，拨在地下。那四人握了手豁口，只是叫疼。纪献唐看见，往后撤了一步，把杆子一竖，奔着顾先生的肩胛，向上挑来。顾先生也不破他的杆子，只把右腿一撤，左腿一趄，前身一低，纪献唐那条杆子，早从他脊梁上面过去，使了个空。他就跟着那杆子底下，打了个进步；用自己手里的杆子，向纪献唐腿裆里只一点，纪献唐一个站不牢，早翻筋斗，





跌倒在地。顾先生连忙丢下杆子，扶起他来说道：“孟浪，孟浪！”纪献唐一骨碌身爬起来道：“先生，你这才叫本事，我一向直是瞎闹，没奈何，你须是尽情讲究讲究，指点与我。”顾先生道：“这里也不是讲究的所在，咱们还到书房去谈。”

说着，来到书房，他急得就等不到明日，便扯了那顾先生问长问短。顾先生道：“你切莫絮叨叨的问这些无足重轻的闲事。你岂不闻西楚霸王有云‘一人敌不足学，请学万人敌’的这句话么？”纪献唐道：“那‘万人敌’，怎生轻易学得来？”顾先生道：“要学‘万人敌’，却也易如拾芥，只是没第二条路，惟有读书。”纪献唐听了，皱眉道：“书，我何尝不读！只是那些能说不行的空谈，怎干得天下大事？”顾先生正色道：“公子此言差矣！圣贤大道，你怎生的看作空谈起来？离了圣道，怎生作得个伟人？如不作个伟人，怎生干得起大事？从古人才难得，我看你虎头燕颌，封侯万里；况又生在这等的望族，秉了这等的天分，你但有志读书，我自信为识途老马，那人金马，步玉堂，拥高牙，树大纛，尚不足道，此时却要学这些江湖卖艺营生何用？公子，你切切不可乱了念头。”一语点破他，果然从第二天起，便潜心埋首，简练揣摩起来。次年乡试，便高中了孝廉；转年会试，又连捷了进士，历升了内阁学士。朝廷见他强干精明，材堪大用，便放了四川巡抚。

那纪献唐一生，受了那顾先生的好处，和他便寸步不离，要请他一同赴任，顾先生也无所可否。这日，纪献唐陛辞下来，便约定顾肯堂先生，第二日午刻一同动身。次日才得起来，便见门上家人传进一个简帖和一本书来，回道：“顾师爷今日五鼓，觅了一辆小车儿，说道：‘先走一程，前途相候。’留下这两件东西，请老爷看。”纪献唐听了，便有些诧异。接过那封书一看，只见信上写着‘留别大将军钧启’，心下掂掇



道：“顾先生断不至于这等不通。我才作了个抚院，怎的便称我大将军起来？”又看那本书，封得密密层层，面上贴了个空白红签，不着一字。忙忙的拆开那封信看，只见写道：

友生顾縻留书，拜上大将军贤友麾下。仆与足下十年相聚；自信识途老马，底君于成，今且建牙开府矣。此去拥十万貔貅，作西南半壁，建大业，爵上公，炳旗章，铭钟鼎，振铎千秋，都不足虑。所虑者，足下天资过高，人欲过重，才有余而学不足以养之。所望刻自惕厉，进为纯臣，退为孝子。自兹二十年后，足下年造不吉，时至，当早图返轡收缰，移忠作孝。倘有危急，仆当在天台雁岩间与君相会也。切记，切记。仆闲云野鹤，不欲偕赴军门。昔日翩然而来，今日翩然而去；此会非偶，足下幸留意焉。秘书一本，当中无字处求之，其勿视为河汉。顾縻拜手。

他看了这封简帖，默默无言，心下却十分凛惧。晓得这位顾先生，大大的有些道理；料想着人追赶，也是无益，便连那本秘书，也不敢在人面前拆看，收了起来。到了吉时，拜别宗祠父母，就赴四川而去。自此仗了顾先生那本书，一征西藏，一平桌子山，两定青海，建了大功，一直的封到一等公爵；连他的太翁，也晋赠太傅，两个儿子，也封了子男。朝廷并加赏他宝石顶，三眼花翎，四团龙挂，四开衩袍，紫缰黄带。又特命经略七省，挂九头狮子印，称为秃头无字大将军。

读者，你道人臣之荣至此，当怎的个报国酬恩，否则也当听那顾肯堂先生一片苦口良言，急流勇退。谁想他倚了功高极重，早把顾先生的话也看成一片空谈，任着他那矫情劣性，便渐渐的放纵起来。又加上他那次子纪成文助桀为虐，作的那些假冒贪黷，忌刻残忍的事，一时也道不尽许多。只那屈死的官





民，何止六七千人：人己的赃私，何止三四百万。又私运盐茶，私贩木植。岂知人欲日长，天理日消，他不禁不由得自己就掇弄起自己来了。出入衙门，便要走黄土道；验看武弁，便要用绿头牌。督抚都要跪迎跪送；他的家人，却都滥人荐章，作到副参道府。后来竟闹到囤藏枪弹火药，编造讖书妖言，谋为不轨起来。那时朝廷早照见他的肺腑，差亲信大臣密密的防范访察，便由此而内阁翰詹，九卿科道，外而督抚提镇，合同参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。当下天颜震怒，把他革职拿问，解进京来，交在三法司议罪。三法司请将他按大逆不道，大辟夷族。幸是天恩浩荡，念他薄薄的有些军功，法外施仁，加恩赐帛，令他自尽。他的太翁纪延寿，同他长兄纪望唐，革职免罪；十五岁以上男族，免死充军，女眷免死给功臣为奴；独把他助桀为虐的次子纪成文立斩。他赐帛的那夜，狱卒人等，都见那狱庭中，一阵旋风，旋着猛虎大的一团黑气，撮向半空而去。这便是那纪大将军的始末原由一篇小传。

折回来再讲他经略七省的时节，正是十三妹姑娘的父亲作他的中军副将。他听得这中军的女儿，有恁般的人才本领，那时正值他第二个儿子纪成文求配续作填房。若要遇见个趋炎附势的，一个小小中军，得这等一位晃动乾坤的大上司，屈尊降贵，和他作亲家，岂有不愿之理？无如这位副将爷，正是位累代名臣之后，有见识、尚气节的人。他起初还把些官职、门户、年岁都不相当，不敢攀附的套话推辞。后来那纪大将军又着实的牢笼他，保了他堪胜总兵，又请出本省督抚提镇，强逼作伐，却惹恼了这位爷的性儿，用了一个三国时候东吴求配的故事道：“吾虎女岂配犬子？吾头可断，此话再也休提。”这话到了那纪大将军耳朵里，他恼羞变怒，便借桩公事，参了这位爷一本，他道：“刚愎任性，贻误军情。”那时，纪大将军参一



员官，也只当一个臭虫，那个敢出来辩这冤枉？可怜就把个铁铮铮的汉子，立刻革职拿问，陷在监牢，不上几日，一口暗气郁结而亡。以致十三妹姑娘弄得人亡家破，还披了万载不白，说不出口的一段奇冤。她这等的一个孝义性情，英雄志量，如何肯甘心忍受，偏偏的又有那老母在堂，无人奉养。这段仇愈搁愈久，愈久愈深，愈深愈恨。如今不幸老母已故，想了想，一个女孩儿家，独处空山，断非久计，莫如早去报了这段冤仇，也算了却今生大事。这便是十三妹切齿痛心，顾不得守灵穿孝、尽礼尽哀，急急的便要远去报仇的根子。无奈她又住在这山旮旯子里，外间事务，一概不知。邓九公偶然得些传言，也是那乡下老儿谈国政。况又只管听她说报仇报仇，究竟不知这仇人是谁；更不想便是他听见的那个纪献唐，所以一直不曾提起。直到安老爷昨日到了褚家庄，才一番笔谈，谈出这底里深情的原故来。这又叫作“无巧不成话”了。

读者，你看这段公案，那纪大将军在天理人情之外去作人，以致辱没儿女英雄，不足道也。只他这个中军，从纪大将军那等轰轰烈烈的时候，早看出纪家不是个善终之局，这人不是个载福之器，宁甘一败涂地，不肯辱没了自己门第，耽误了儿女终身，也就算得个人杰了。不然，他怎的会生出十三妹这等晃动乾坤的一个女儿来？

当下，那尹先生便把这段公案，照说评书一般，从那黑虎下界起，一直说到他白练套头。这其间因碍着十三妹姑娘面皮，却把纪大将军代子求婚一层，不曾提着一字。邓九公和褚家夫妻虽然昨日听了个大概，也直到今日才知始末根由。那些村婆村姑，只当听了一回豆棚闲话。

却说十三妹，起先听了那尹先生说，她这仇早有当今天子替她报了去了，只把那先生看作个江湖流派，大言欺人；及至

